



石头娃子

廖 振

目 次

一	山中风雨	1
二	交锋	7
三	捉贼牯	14
四	补锅师傅	19
五	盼亲人	22
六	打野猪	28
七	人小心肝足	38
八	密锣紧鼓	39
九	捉阎王	43
十	“我全听你的，石头娃子……”	50

一 山中风雨

二十多年前，广东还未解放。有一天，在梅县、大埔、丰顺三县边境地区的坑尾头密林里，传出这样的歌声：

乌云遮日黑洞洞，
山里虎狼格外凶，
就盼猎人开火铳，
打尽野兽好行通……

这是一对少年男女齐唱的山歌。歌声过后，高高的鸭寮寨隐约传来了猛虎的吼声……

不一会，山窝里走出那两个刚唱过歌儿的少年男女，他们眼看快要下大雨了，挑着柴担顺着弯弯曲曲的盘山路，快步来到坑尾头的石壁上。男的柴担上插有一根比担挑还长半尺左右的标枪，这一带管这东西叫挑子，铁打的挑头磨得锃亮，闪闪发光。他们来到石壁上，男的先把柴担放下，对后

面的女孩说：“上英，休息一会吧！”这时，远处又传来低沉的虎吼声。那个叫做上英的小姑娘说：“连生哥，大雨就要来了。阴雨天，虎狼凶，咱们还是走吧！”连生指着挑头说：“不用怕，虎狼来了还有它呢！”说完，便上去帮小姑娘放下柴担。

连生和上英两人站在树下，边用衣袖抹着脸上的汗水，边眼巴巴地望着鸭獐寨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连生腰扎棕绳，齐头砍刀插在木制的刀鞘里，还背着竹制的弓和箭。看来连



生比上英大一两岁，身体矮矮墩墩、壮壮实实，四方脸，稍高的鼻子，短发一边倒，粗粗的眉毛下面是一双机灵的黑眼睛。上英也显得很粗壮，好看的脸上很难看得到笑容。

连生向鸭獭崙山顶望了一会儿之后，又目不转睛地盯着山壁下的一块稻田，看了好久才说：“上英，你看，我和我妈种的稻子，金黄金黄的，长得多好哇！”正说着，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茶褐色的伯劳鸟，站在离他们十来步远的山苍树的尖顶上，“吱吱哇哇”地唱了起来。上英指着伯劳鸟说：“它是多嘴婆。唱就唱呗，为什么老爱站在高高的树梢上？”连生忙摆手说：“嘘，别惊动它！”说着就从身上取下弓，拔出箭，瞄准那放声高唱的鸟儿，“嗖”的一射，箭出鸟落。连生几步跨了过去，捡起死鸟说：“看，正打在眼睛上！”上英高兴得拍着手说：“嘴，你真行！怪不得人家叫你做‘石头娃子’啦！我亲眼见你用箭打下过好几只鸟了。什么时候你用挑子打一头野猪，那就更好啦！”连生说：“我早就有这个想法，可惜就是还没有碰到过那些家伙。”

连生上山总爱带着火石和打火镰，打着小的飞禽走兽，就生火烤来吃。这次他打着了伯劳鸟，便叫上英抓来几把干柴草，自己拔去鸟毛，用砍刀破肚，竹箭挑肠，把鸟儿弄干净后，就放在火堆上“吱吱”地烤起来。当他俩吃着香喷喷的鸟肉时，连生说：“这家伙偷吃我们种的谷子，把它有多碎，嚼多碎，这才解恨！”

吃完鸟肉，连生又巴望着他和妈妈种的金色的稻子。上英见他对稻子看得这样出神，便说：“我听说今年租税又重了，不知割了禾你们还能得到几粒米呀？”连生拍着挑头说：“要是

刘来福太难为我们，我就叫这挑子说话。它会咬人的呀！”忽然，他把脖子伸过去对上英神秘地说：“喂，你听说没有，前几天铜鼓嶂的游击队下山来，到大埔干掉了两个反动乡长？”上英也同样神秘地说：“我听说了。”连生又问她：“这两天刘来福怎么样？”上英想了想说：“那个狗保长很害怕，白天出门带保丁，晚上连屙尿也不敢到外边去了，只好把尿桶捧进房间里。……可我听说游击队的事不能讲，讲了，刘来福他们要杀我们的头！”

连生既高兴又关怀地说：“游击队的事，是不能随便讲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可也不必害怕，共产党的游击队一来，那就要刘来福他们的狗命！到那时，我黄连生，你丘上英，都要翻个身来！”

上英又问他：“这是真的？到那时，我还给刘来福当婢女不？”

连生神气地说：“人家都这么说，这还有假的？！我还听我妈说过，铜鼓嶂一带都解放了，那里的穷人当家作主，不交租税，男女平等，可有福啦！如果我们也是那个样子，你就不用再给刘来福当婢女了。”上英听了，心里乐滋滋的。连生又说：“我一想到游击队，腰板就好象硬起来了。过去我扛挑子，总想打四脚兽，现在，我想到挑子还可以对付两条腿的坏家伙。刘来福要是敢来害我们，我要同他碰一碰。”

上英一听，忙摆手说：“那可不好，你一个细人子，碰不过他们。”

连生说：“那怕什么，我有挑子！我有挑子！过两天，我再把它磨得尖尖的。扛着它，看刘来福能把我怎么样！”

大雨哗哗啦啦地下起来了，远近的山峰，淹没在迷蒙的雨雾中。山间风雨，忽左忽右，忽前忽后，不一会就把连生和上英打得全身湿透。他们原想在这树下躲躲风雨，可一看风急雨斜，躲也躲不住，连生只好说：“走吧，反正全身都湿透了。”于是他俩挑起柴担，冒雨走出山坑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回到那有百十户人家的杨桃坑村。

杨桃坑村是个长条形的村子，青山环抱，竹林围绕，一条清澈的溪水穿过村心，从西向东蜿蜒流去。当他俩走过村中木桥时，只见上英向着那有一道高高的围墙、里面矗立着一座楼房的大院走去。连生却走进大院旁边的一间用杉皮盖成的小屋子。

连生进屋后，放下柴担，把柴靠在灶间，转身笑咪咪地对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说：“妈，我打着一只伯劳鸟。”妈妈问他：“鸟在哪里？”连生说：“我和上英烧来吃了。”妈妈看他浑身湿透，老不高兴地说：“你呀，一定是打鸟误了归家，被雨淋了。快换衣服去吧！”

连生换过衣服出来，脸上又挂着笑说：“妈，今年的禾长得好，看来我没白捡那么多牛屎。”妈妈没有说话，连生又兴奋地说：“真的，那一亩田准能收六七箩谷子。”做妈妈的听了，叹口气说：“哎，听说今冬租钱又重了，过去四六开，现在三七开。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“三七开？我一粒也不给他！”

“可田是人家的。”

连生愤愤不平地说：“嘿，他们不干活，坐着吃我们种的谷子，太不公平了！”

妈妈听儿子这么一说，笑了，她岔开话儿试探道：“当然是不公平，可谁能把这天地翻转过来呢？”

连生突然靠近妈妈，眉飞色舞地说：“我听说共产党能把这个天地翻转过来……”

妈妈听着，心里高兴，可忙摆手说：“嘘，小声点，你细人子，可别乱讲。被刘来福听见，要坐班房的呀！”

连生把胸脯一拍，说：“坐班房？嘿，我是捉鬼大王！我有挑子，敢破鬼肚，剥鬼肠。刘来福要是敢来害我们，我给他一挑头尝一尝！”

二 交 锋

连生的妈妈叫李英娘，是一个纯朴正直的山村妇女，说话不多，做事稳当。她现在心里有点矛盾：听儿子爱讲游击队的事，心里欢喜；又生怕儿子乱讲惹祸。所以关于这一类事情，她对连生只好讲一点留一点，吞吞吐吐的讲个半明不白，就把话收起来了。连生曾经向妈妈问道：“妈，游击队的事，你究竟知不知道呀？”英娘总是这样回答：“我和你一样，往哪里知道来着？”

连生砍了半天柴，又因为被雨淋得浑身湿透，肚子觉得特别饿，便问妈妈做好了饭没有。英娘说做好了，随即打开锅盖，铲起两碗切成小片的“猴头”。那“猴头”又叫“黄狗头”，是穷人挖来充饥的野生植物，苦涩得很。连生吃了两口，说：“怎么搞的，我放在溪里泡过两天了，还是这么难吃。”他吃着这些东西，觉得日子过得艰难，也就想起很多事情。连生突然问妈妈：“妈，你说爸爸出南洋去了，可人家出南洋的都有信来，怎么爸爸走了十多年，连一封信也没有来过呢？”一

句话震撼着英娘的心窝，她愣了一会，然后微微颤动着嘴唇说：“世道艰难，可能他……”说着就把脸转过去了。

连生不明白，为什么每次提到爸爸，妈妈总是显得很难过？现在，他又后悔不该提这件事了，便走过去安慰妈妈说：“妈，我想呀，爸爸他总会来信的。你别愁呀，好妈妈！”说着，他便闷着头吃“猴头”。这时，邻居张阿爱叔姆走来，端起连生的饭碗一看，说：“唉！一粒米也没有，尽吃这些不行呀！”说罢便掉头出去，拿回来一个大竹筒，轻声说：“这一升米，你们先拿去吃着。”英娘推辞道：“祝春大叔现在烧炭不好卖，你们一家五口也难呐！”

“咳，穷帮穷，富帮富。我们得想法子熬过去！我想我们总能盼出个好日子来。”张阿爱说着，忽然放低声音说：“怎么补锅的老罗还不来呀？”英娘把她拉到一边，两人嘀嘀咕咕的不知道商量起什么事情来。连生在一边看了暗想：阿妈和阿爱叔姆一定有什么秘密事。

母子俩吃过午饭，便一同向坑尾头那块三面靠山壁的稻田走去。英娘扛着锄头走在后面，眼睛一边看着连生扛的挑子和腰间的竹弓竹箭，一边在思索着一些什么。他们来到了稻田边上时，连生吹了一声螺号，又“窝嘈窝嘈”的喊了几声。声音过后，田里飞起一群麻雀，还有斑鸠、画眉、鹧鸪、山公鸟、乌昂公等山鸟。英娘说：“这么多鸟，一天该有几升谷给它们吃掉？我们得想办法保住这些谷子啊！”

母子俩绕着田边转了一圈，只见有的禾穗没有谷子，直挺挺地抬着头，田里还有几行禾秆倒伏了。山里人一看就知道，这是野猪来吃过谷子的痕迹。连生十分着急地说：“妈，

我们的田在山坑的尽头，野猪飞鸟一来，先吃我们的。我们得在地头搭个棚子，白天你赶鸟雀，晚上我赶野猪。”

英娘说：“对呀，就是要把这命根子保住呀！”

接着，母子俩就分头干了起来。英娘割茅草，连生割藤砍树，半天工夫就搭了个草棚。连生躺在树枝搭成的床上，快活地说：“树枝床，凉又凉，野猪不来我睡觉，野猪来了刺它肠！”英娘看他得意忘形的样子，笑道：“就怕你光睡觉，叫野猪连你也给叼了去！”

过了一会，连生说：“妈，你在这里看着，我回去煮饭，顺便把挑子再磨一磨，晚上好用它来赶野猪。”英娘“嗯”了一声，目送着儿子扛起挑子走出山坑。

连生将要走出山口，英娘喊道：“阿连，要是补锅师傅来了，你赶紧回来告诉我啊！”连生回头看了一下妈妈，故意说：“哼，我偏不回来告诉你！”英娘攥着拳头说：“你敢不来，我要揍你！”连生一边跑一边故意惹自己的妈妈：“我偏不来，我偏不来……”英娘看着自己那又淘气又可爱的儿子蹦蹦跳跳的身影，禁不住滴出了欢喜的眼泪。

连生回到家里，往锅里放了两瓢水，准备煮“猴头”掺米饭。可一点火，灶坑里“吱吱”作响。怎么回事呢？他低头一看，原来锅又漏了。这时，张阿爱走过来，一看这情景，连忙把米和“猴头”片拿了去，说是拿回她家替连生煮。连生说：“我家的锅今早还是好好的，怎么过了半天又漏了呢？”张阿爱不大在乎地说：“漏就让它漏吧，过两天补锅师傅就会来了。”

趁着阿爱叔姆去煮“猴头”掺米饭的当儿，连生拿起挑

子，用砍刀把挑头从挑杆上除下来，在门口的磨刀石上磨着。他一边磨，一边唱起山歌来：

尖刀要往炉中炼，
挑头要往石上磨；
手有家伙心胆壮，
有朝直捅狼心窝……

正唱着，反动保长刘来福头戴礼帽，身背驳壳枪，手拿“文明棍”，领着黄阿狗和另外一个保丁从远处走了过来。他们看见连生那磨得闪闪发亮的挑头，听到连生唱的山歌，觉得很不是味道，于是走到连生跟前恶狠狠地说：“喂，石头娃子！你细人子，磨这个干什么？”连生虽然才十四五岁，可他是个机灵、胆大、性子硬的山村穷孩子；他看对方那副象要吃人的样子，便冷冷地说：“哼，你猜猜！”刘来福一看连生不卖自己的账，说话没个分寸，便躁着脚说：“你……你叫我猜什么？我就不猜，偏要你说！”连生还是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这有什么好说的？磨挑子，当然有我的用场！”

“什么用场？”

“我不是叫你猜猜么？不过，你猜不猜也罢了，反正你迟早也会知道。”连生边说边把那磨得特别尖利的挑头，利索地装回挑杆子上。

刘来福觉得连生这样蔑视自己，实在太不象话，不禁火冒三丈，挥舞着“文明棍”对保丁说：“穷小鬼玩这个，不会干好事。给我没收！”黄阿狗和另外一个保丁，马上脸变猪肝色，

赶了过来。黄阿狗用沙哑的声音说：“石头娃子，快拿来！”说着就要上去抢。可没想到连生突然厉害起来，他“唰”的一声，平端着挑子，两脚前弓后箭，摆出一副拚杀的样子吼道：“嘿，你来？！”这时，刘来福的太阳穴青筋暴起，他拔出驳壳枪再次喝令保丁：“给我缴下来！捆上他，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小王八蛋！”但是，那些狗保丁看连生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，怕上去真的挨扎，都不敢靠近。这时连生更来劲了：“来呀！嘿嘿，你们三条枪，还怕我一块铁？”



吵闹声惊动了许多邻居，人们闻声陆续赶来。张阿爱替连生煮好了“猴头”粥，用盆端着给他送来，正好碰上这杀气腾腾的场面，她立即两步冲到刘来福跟前，把滚热的粥盆顶着他的下巴说：“光天化日，你们要做什么？啊？你以为当个

臭保长就可以乱射尿啦?! ”刘来福见眼前热气熏脸，连忙后退两步，目瞪口呆地对着这个厉害的女人，一时不知怎么是好。

正在这风风火火的时刻，英娘回来了，她问明情由后，便一把抓住刘来福的衣襟说：“你要是把我的孩子吓坏了，我不撕碎你才怪呢！”张阿爱的丈夫黄祝春，这时也邀了几个身强力壮的乡亲，手执铁叉棍棒，气呼呼地赶来，一个个问：“干什么？啊？”“是不是要比划两下呀？那就请吧！”……刘来福眼见对方人多势盛，吓得连连后退，边退边口吃地说：

“大、大家莫急，听、听我讲明白。……我问他磨挑子做什么，怎料他毫无家教，怒冲冲的顶撞我。在、在这共产党到处煽动造反的年头，我这保长，能不把这样的蛮小子管一管吗？……”

张阿爱对刘来福吼道：“你就只会吃饱了坐着收租，可人家坑尾头的谷子都快被野猪飞鸟吃光了，连生他不磨个挑子看着，吃北风么?! ”

刘来福为了要个面子好下台，只好故意把话岔开：“我今天去乡公所开会，带回个布告，请大家照上头的法令办事。”接着，就叫保丁贴出一张所谓“布告”，趁众人去看的当儿，自己便灰溜溜的滚开了。

那张“布告”原来讲的是什么“共产党活动甚嚣尘上，各保需修炮楼……”又巧立名目，列举了一大串苛捐杂税，规定了交捐交税的期限和迟交捐税的罚则。张阿爱叫黄祝春念一念，看看究竟有几种税。一听，这里面有地税、山税、房税、车船税、木排税、扁担税、人头税，还有壮丁费、军粮、治安维持费；还有什么屎税、尿税……数都数不过来。

张阿爱没等听完，就说：“牛毛再多也有个数，国民党的捐税没个完。唉，穷人还能活下去吗！”连生挥了挥他的挑子，插了一句：“他妈的，现在就只剩放屁不要税了！”英娘拉着他的手说：“快回去吧，‘猴头’粥要凉了！”

三 捉 贼 牯

连生跟着妈妈回家，眼看天已入黑了，着急地说：“阿妈，我得走啦！去晚了，野猪又来吃谷子了。”妈妈问道：“掺白米的‘猴头’粥，你不吃了吗？”连生咽了一口唾沫，说：“我不饿。”说着，扛起挑子，转身就走。妈妈叫他等一等，然后把一碗粥倒进有背带的竹筒里，叫他拿到地头吃。他接过竹筒说：“也好，到山坑里吃餐风凉饭！”

连生来到坑尾头，往田边扫视了一下，没发现什么，便“嘟嘟”地吹了几声螺号，意思是警告一下那些凶恶的走兽：这里有人，你们可不要胡来！

连生回到草棚，折了两条小树枝当筷子，津津有味地吃起晚餐来。他边吃边想：爸爸出南洋没有来信，妈妈和张阿爱背着我讲事情，锅突然又漏了，保长欺压人，乡亲们来护架，还有那反动的布告……这些都说明什么呢？他觉得不容易回答。他想呀想呀，想来想去，不知怎的，竟抱着饭筒睡着了。

刘来福被连生顶撞了一下，牵拉着脑袋回到家里，他的老婆吴花娇又没完没了地奚落他：“连个细人子都对付不了，还说要进山剿共呢！”他听了，打肿脸充胖子，吼道：“你就知道吃饭睡觉，懂个狗屁！我有个投石惊鸟的妙计，鸟飞起来更好打呢！”

刘来福家那条死心塌地的狗腿子黄阿狗，站在一旁说：“刘保长，我看连生母子俩，还有张阿爱、黄祝春，都不是善男信女……”刘来福忽地跳起来，双手伸得高高的划了一圈，叫道：“哼，我看那班穷鬼，通通都不是好东西。……嘿，我可要叫他们先吃点苦头！有不依时交租纳税的，绑！打！”说到这里，还嫌不够味，立即补上一声：“杀！”黄阿狗随着喊了一声：“杀！”然后又忙献计说：“我看今年不比往年，国府捐税重，种类多。等割了禾，我们应当先收租，后收税，不然，租就不好收了。”刘来福一听，高兴得猛点头道：“对呀，阿狗有头脑！有头脑！”

刘来福在房子里走来走去，忽然，他又想起黄连生来，他说：“石头娃子要是真的看野猪去，在那里吹吹喊喊的，能保住一条坑的稻谷，我们可多收些租，倒是好事。不过，我积八年当保长之经验，对那班穷鬼，你就连三岁孩儿也要提防他几分！阿狗，等会儿你带个弟兄，摸到坑尾头去，看看那石头娃子有什么可疑的行动。但要注意，不许打枪，以免打草惊蛇。看了就回来！”……

连生在草棚里睡了一会，因为担心野猪来吃谷子，恍恍惚惚就醒过来了。看看外边，天还是黑麻麻的。

忽然，门外有悉悉嗦嗦的声音。难道野猪来了？他立即